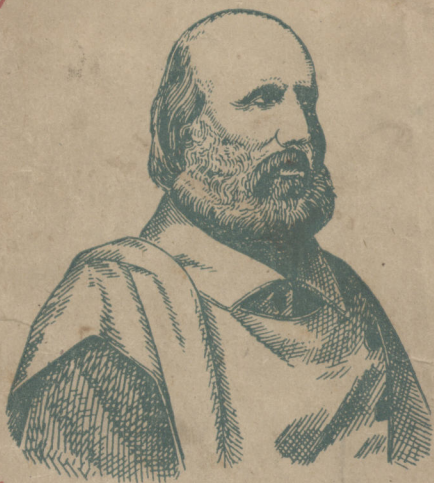


少年叢書



加波里的

商務印書館發行

梁任公先生著

曾文正公嘉言鈔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曾文正公爲吾國近世罕觀之人物。其功德言行。足爲吾人之圭臬。固不待言。茲編由任公先生手自編輯。凡修養、治家、接人、處世、觀人、用人、軍事。無不詳備。而選擇尤爲精審。吾人苟能體其意而服膺之。必終身受用弗盡也。世有欲學曾文正公而爲偉大人物者乎。曷於斯編求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丙又(922)

Books for Youth

Giuseppe Garibaldi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八版

(少年叢書 加里波的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閩縣林萬里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成都重慶瀘縣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三日稟部註冊五月
十四日領到著字第二百三十六號執照

少年叢書

加里波的

第一章 緒論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甚矣人心之不可侮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奪志。而況號曰社會者乎。亡國之民。猶不可以狎視。而況其儼然以國民稱者乎。人之生也。其生命託於靈魂。而靈魂實隸於軀殼。故軀殼一敝。而人遂亡。國家之結合。其基礎在於人民之意志。故意志一消。而國乃滅。然則卽其國之既亡。苟其人民恢復之精神。一日不死。則恢復之事業。亦一日不息。而恢復之機會。亦終有來賁之一日。

不觀羅馬之事乎。羅馬當驅佳里亞民族而奠居於意大利也。幅員之大。邁於前古。東界挨烏佛拉託河。西臨大西洋。南至亞非利加。北踰多瑙河。侵入亞麥尼亞諸地。非里太尼亞及英吉利之一部。皆爲所轄。何其盛也。迨紀元後四百餘年。西羅馬陷落。意大利全土乃爲日耳曼族所有。五百年時。東羅馬皇帝更復其地。自是之後。遂爲羅馬法土所居。至八百年。文藝復興。復古之說漸盛。國民緬懷故國之念。自茲乃

起千一百年前後。日耳曼人領有南意大利地。東羅馬帝國自是遂亡。意大利諸州分崩離析矣。其後雖稍得自由。然終在人肘腋之下。若羅馬。若西西里。若託斯卡那。若巴爾馬。若莫底那諸國。皆爲奧大利屬邦。奧人遣兵駐其地。而法國亦垂涎諸州。常與奧鬪。於是意大利乃得乘間成恢復之業。夫意大利之亡。千有餘年矣。然而國民惓懷祖國之志。未嘗一日衰。卒能光復舊物。然則國之未進於文明者。斯已矣。若夫於世界中。號爲文明古國者。必有獨立自尊之心。根器既厚。種子殆難遽滅。吾願世界之人。對於此種國民。不可過於易視。吾尤願國民之有此資格者。勿自易視。而甘爲人之奴也。

吾今爲加里波的傳。願乃於羅馬之事。獨有所述者。則以加里波的者。亦不過時代之產物也。彼之精神。社會精神之表現也。彼之結果。社會之結果也。故當時之意大利社會。第恐其無獨立之性耳。既有如彼之獨立性。則雖不有加里波的。亦必有他之英雄。與加里波的相若者。起而爲之。故凡爲國民者。不可無崇拜英雄之心。然崇拜英雄。非倚賴英雄之謂。特自視聰明才力不及英雄。卽當奉其身。以供英雄之驅。

使耳。若夫狃於空論而怠於實踐。社會之責望於英雄者甚深。而自忘己之責務。而號爲英雄者。亦復詆謀社會。巧以逃責。則全社會之精神。與其國家。既不相屬。滅亡之禍。可翹足以俟矣。

雖然。世間固有如是之現象乎。吾不敢不信之。而吾又不忍遽信之。吾嘗稽之歷史。凡號稱文明之國者。如印度。如埃及。如波蘭。如希臘。如羅馬。其亡國之後。能成光復之業者。未及其一二也。夫鬱之愈深者。發之愈暴。事勢固爾。然與其在他人肘腋之下。而方圖反抗。何如及時努力。以亟謀其自存之方。烏乎。讀『如此江山。坐付人』之詩。吾不能不爲世之青年。勉也。

據宗教家之說。則謂造世界者。爲造物主。雖然是說。吾不敢信。吾所敢信者。則以造國家者。決爲英雄。夫彼印度。埃及。波蘭。希臘。非與意大利同其爲亡乎。乃意大利卒能始亡而終存。而彼印埃波希諸國。至今不復。何也。則以彼數國者。不產有加里波的其人而已。雖然。彼數國。卽產有加里波的。亦胡濟焉。社會人人。無獨立自由之精神。無光復舊物之思想。雖百加里波的。且不能以免亡。故凡可以立國者。賴有英雄。

也。而相與助英雄而立國者。又賴有其時之社會。彼華盛頓之謀北美獨立也。戰爭蓋七年焉。倘非十三州人民。咸有獨立之思。華盛頓其曷濟矣。

第二章 加里波的幼時及水夫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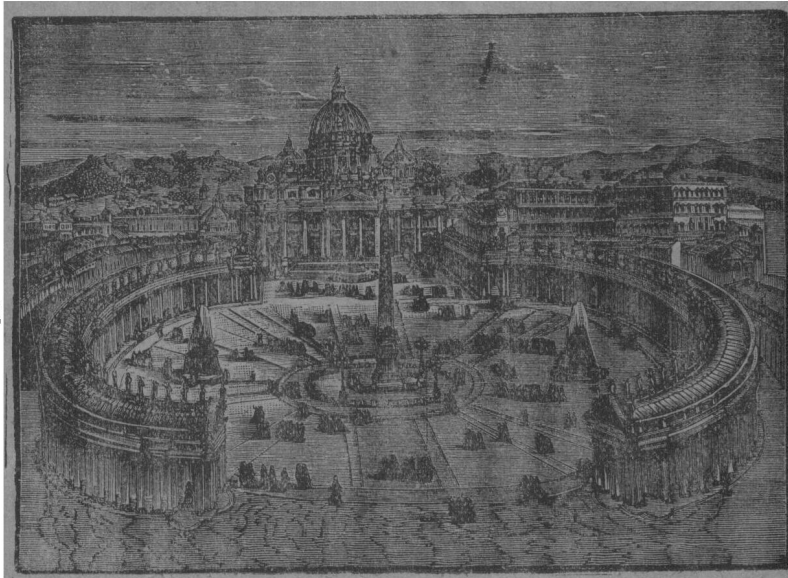
加里波的者。名祚塞夫。加里波的其姓也。西洋名人。多以姓爲字。故世但稱之曰加里波的。不復稱祚塞夫。父名多麥尼。爲水夫。母名麗金多氏。貴族家女也。皆意大利人。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生加里波的於意大利尼斯地。

加里波的幼時。好爲遊戲。一日遊郊野。見草間有蟋蟀。就而捕之。蟋蟀跳遁。加里波的以手猛撲之。傷其一股。加里波的見之大悲。持歸入室。涕泣良久。

加里波的年十二歲。與從兄某。臘於山中。道出河上。見有一婦。在河沿浣衣。婦忽墜水。道旁人觀者。但挺立而呼曰。婦墜水矣。婦墜水矣。顧莫肯援。加里波的遽解衣躍入救之。水流湍急。幾溺。努力挽婦向岸而泐。遂得免。

加里波的少入神道學校讀書。然性不喜宗教。專究天文地理算術諸學。欲爲航海業。年十四。私與同學約。乘一小舟。逕航海中。人告其父母曰。加里波的駕舟趣入海。

矣。其家大驚，急沿海岸追及之。歸家後，日鬱鬱不樂。父母以爲憂。意加里波的既好海上生涯，不如聽之。乃命加里波的航海。加里波的既得父母之命，就航海之生涯。則大喜。一日航行俄羅斯海灣，入夜，月明浪湧，海天如洗。加里波的樂甚，與同行數人同上陸，入酒肆沽飲，酒酣賭棊。加里波的忽投子而歎曰：嗟夫，諸君，吾輩奈何以有限之光陰，而作此無益之事乎？行矣。自今以後，吾更不復爲此。對奕者以加里波的敗興甚怒，既聞其語，乃感動，斂子而罷。又一日，航行至舊羅馬府，羅馬爲今意大利故國，其強盛時代，大類西秦，後爲日耳



曼蠻族所略。遂至分崩離析。不可收拾。加里波的至羅馬故都。見廢殿斷垣。荒宮幽草。零落於夕陽晚霞之中。乃感慨不自禁。喟然而嗟曰。

烏乎羅馬。爾昔日之光榮。今安在也。爾莊嚴華麗之遺跡。猶留於人間也。甯使志士仁人。過茲土者。空爲爾弔。耶抑語彼。以光復爾之舊物耶。烏乎羅馬。吾若捨爾將安歸也。

加里波之言。既乃更爲激抗之詞曰。

羅馬乎。吾誓必恢復爾。

自是之後。加里波的日以恢復羅馬爲己任。乃至魂夢之所縈繞。精神之所寄託。無一不在於此。其志壹故。其業能成也。

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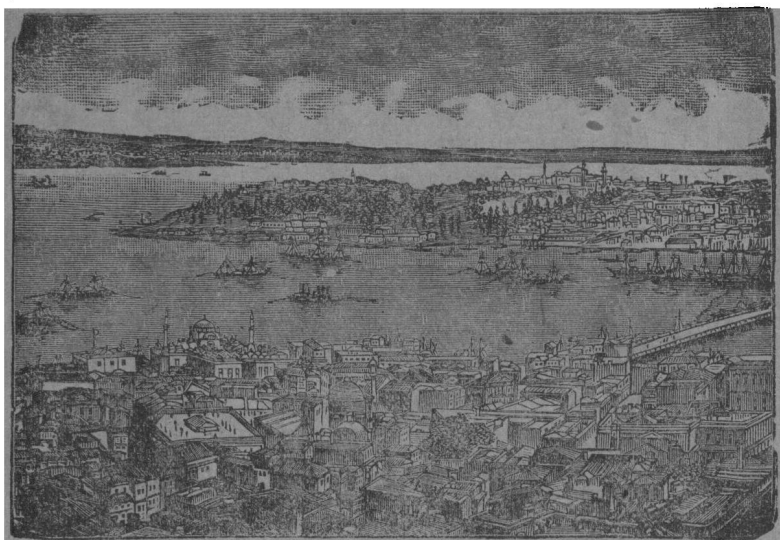
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古之聖賢。非好爲是迂闊。母亦欲自養成仁愛之性。使家國天下之被其澤耳。觀加里波的不能忍一蟋蟀。乃能推之而救浣衣之婦人。乃能推之以救全意大利。殆所謂善推其所爲者。非耶。不然。則亦不過婦人之

仁而已矣。

加里波的之投奕具。何等決心。今人當遊戲安樂時。耽之忘反。其結果不免爲庸人。故青年人必當時時自警。勿謂惡小而爲之。則庶乎不至於自暴棄也。全國心理。所以能鞏固者。必藉歷史上之事。觀加里波的以遊羅馬故府。頓起恢復之雄心。則歷史事跡。其有以啓發後人者不淺矣。吾國歷史上之人物事跡極多。祖如黃帝。師如孔子。人物如漢武。秦皇。宮殿如南京之明故宮。墓墳如南京之孝陵。何在不足以爲觀感。乃國人熟視若無所睹。其神經質亦未免太薄弱矣。青年男女。尙興起哉。

第三章 共和黨員

加里波的航海至君士但丁堡。(土耳其都)羈遲旅舍。無所事事。縱讀希臘羅馬名人之傳記。故國之感彌深。恢復之志益壯。時意大利國中有志士曰瑪志尼者。組織祕密黨。被捕。以年少不論。更集同志爲少年意大利黨。發行新聞紙。卽名曰少年意大利。專以激發國民爲事。聲譽籍甚。



加里波的至君士但丁時。同舟有法蘭西人。抵掌談瑪志尼事。加里波的聽之。不覺意爲之移。嗣又得讀其檄文。感動彌甚。乃逕往謁之一。見如故。坐語移日。退而語人曰。余遇瑪志尼。知其所志。余見瑪志尼而悅。卽哥倫布發見阿美利加。殆不過是。瑪志尼亦語人曰。余見加里波的。殊足以減我負荷之半。兩人相得如此。

時瑪志尼在國外糾合同志。欲與其國之黨員相應。加里波的亦與其議。擬乘某節日之夜。擊鐘爲號。同時起事。以仆沙爾基尼亞（意大利中一國）政府。而脫奧國之羈絆。事覺。黨員大半被捕。并嚴捕加里波的。加里波

的走匿一賣果肆中。賣果者之妻憐之。衣以農夫之服。令其乘夜急走。間行十日。得抵尼斯（加里波的鄉）自以狼狽之狀。恐驚其母。藏於季父家。偶以事出外。爲法兵所得。夜闕監守者稍懈。乃踰垣逃入山中。後得新聞紙讀之。見己身已定死刑。乃變易姓名。流寓他方。會至一處。其地盛行虎列刺病。傳染至速。醫師多潛匿不肯出。加里波的乃謀得一看護之職。晝夜辛勤。病者感之。

歐洲諸國疾視意大利獨立。加里波的益不見容。乃赴南美。在南美十四年。不履歐土。其間可紀之事甚多。詳於下章。

加里波的乘船赴南美。名其船曰瑪志尼。蓋其時方與瑪氏友善。且同在患難中。名船曰瑪志尼者。誌不忘也。其後千八百四十八年。羅馬有洛基伯暗殺事。加里波的聞而讚之。顧瑪志尼不謂然。自是加瑪兩黨宗旨不同。議論日益相背。加里波的至謂亡羅馬共和國政府者。爲瑪志尼之徒。瑪志尼亦以加里波的獻南意大利於沙爾尼亞王。斥之爲賣國（事詳下）兩人意見遂終身不復洽。

批評

加里波的與瑪志尼。一見如故。可見惟英雄乃能相慕相愛。今之新黨。人人要想做大統領。做頭目。做魁首。見一才幹稍好。學問稍好者。輒睨而忌之。若才學勝己者。更思排而擠之。務使不得逞志而後快。日言團體。而體不團。可見其去英雄遠矣。所以到底做不出一樁事。

加里波的始與瑪志尼相友善。後乃不協。因其所持主義異耳。顧所持雖異。而爲國則同。並無有一毫私的意見存乎其間。世之反覆子。不能以彼爲藉口。

第四章 南美之流寓

加里波的既赴南美。適其時里阿古蘭共和國與巴西國開戰。加里波的潛助里國。奪巴國之船。自乘之。詰朝大霧發於海上。遙見敵艦。自遠而來。然冥濛中莫辨其旂章也。霧少霽。諦審之。則固巴國之兵艦也。一將立船首促降。並以礮擊。加里波的面無怖色。亦還擊之。礮煙蔽天。彼此不相見。敵艦益進。追之一士官名希奧達者。以礮擊敵艦。發無不中。敵兵入海死者無算。希奧達反身引纜。適一飛彈貫其顙。遂仆。加里波的趨視。亦中彈仆。兵士散亂。時加里波的與希奧達相抱伏艙板上。不省人事。

久之。始能啓目。然口猶不能言。船人不明地理。乃以海圖就希奧達。乞其指揮。希奧達手不能動。亦不能語。惟濺淚於海圖之上而已。倉猝之中。衆始轉舵向其所指之處駛去。未幾。希奧達死。士卒投其尸於海中。加里波的欲有所言。不能發聲。第以手作指示狀。良久乃言曰。

余若死。願歸葬。不願學希奧達。

於是僵臥不能起。船漂海中。凡十九日。乃入佳爾佳港。港官命醫師爲之療治。加里波的留住爾佳六閱月。病勢有間。然身如羈囚。同舟者悉被捕縛。不去。禍且及已。乃乘馬宵遁。未數里。爲追者所及。縛於馬上。疾馳至佳爾佳。港官嚴詰之。鞭扑數十。又縛其雙手。懸置樑上。歷二時間。氣息幾絕。手足皆冰冷。加里波的睥睨港官。曾不稍屈。官怒。復命鞭。已仍投之獄中。幽囚二月餘。始見釋。亡命歸里阿古蘭。投大統領軍。再與巴國抗於亞蓮河口。猝遇暴風。契友路基死焉。加里波的自是唱則寡和。離羣索居。益以寂寥。有馬尼他者。舞爾佳地少女也。性情溫婉。加里波的見之。相結爲友。後卒與之定婚。自是馬尼他常從加里波的行陣間。大小二十餘戰。兩軍交綏。

礮火連天。未嘗動容。人皆稱馬尼他爲天下之健婦也。

其後加里波的又助舞爾佳爲戰爭。屢奏奇捷。凱旋時。舞爾佳市民歡迎之。感謝不可以狀。法國水師提督亦臨凱旋式。又親往加里波的家。至則見其居處。頽垣破壁。莫蔽風雨。日暮。尙不舉燈。提督怪而問之。黑暗中但聞有聲音曰。

僕與共和政府約。日用品供給諸費中。忘蠟燭費。顧足下此來。意在與僕談。甯必以觀僕之面爲快耶。

提督乃知此發言者。卽加里波的也。因稱謝。縱談而去。去後。語軍務卿。以金百圓贈加里波的。爲蠟燭費。加里波的收其金。以贈戰死者之遺族。僅買燭少許。語其夫人曰。此燭勿動。留待法提督再來時用之。

加里波的既留南美久。心念意大利甚切。日思歸本國。謀恢復事業。時意大利革命之論。已囂於國中。羅馬法王新卽位。民心不靖。頗有可乘之機。瑪志尼乃以書來促加里波的歸國。加里波的患無資斧。不得發。久之。始從一商人假得。乃糾集決死隊六十三人。以千八百四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揚帆而歸。送行者數千人。咸以加里波

的爲里阿古蘭立功。功成潔身而歸。殊可愛敬也。

加里波的行至中途。聞意大利境內民軍四起。布告獨立自由。於九州萬國。加里波的聞之。扼腕揮淚。歡喜若狂。因裂其舊軍服及寢衣。爲青、白、赤三色旗。逕向尼斯而發。六月二十四日抵鄉。鄉人歡迎。聲振天地。蓋加里波的距去國之日。已十有餘年矣。

批評

加里波的任俠好義。實根於天性。彼醉心共和。凡與彼同主義者。雖屬異國。亦不惜捨身助之。西洋人往往有此義舉。夫今日國家思想。固不能無。然若不明人類主義。而抱一世界的慈悲心。對於外國人。咸懷敵視。則並不知國家所以存立之意矣。

予人以恩。而不肯責報者。斯爲真道德之人矣。若施恩望報。則不過一商賈買賣之行爲耳。觀於加里波的與共和國政府所約日用之費。至不足以給燈燭。蓋彼固以爲吾之助彼。爲實行吾之主義。而非於彼有所私也。故但求粗足自

給而已。世俗之人。每施人以小恩。責人以厚報。纓鋤箕帚。德色形焉。讀此甯無汗顏。

第五章 獨立

加里波的既歸。謁查理斯王。王憚之。不敢納。因去之米蘭。米蘭市民歡迎之。四方義勇之士。馳集麾下者。絡繹於道。不數日。兵數已達三萬以上。此時人民熱望。悉屬於彼之一身。當時有邊多氏者。目擊軍隊狀況。曾爲記錄。述之如左。

軍隊中所含人物。種類甚雜。有十三四歲之少年。有老兵。有爲功名心所驅者。有欲乘戰爭時。爲不義之事。以逞其欲者。然主將皆能統一之。使服己命令。且制其欲。俾不得遂。主將及將校。皆跨馬。馬飾美利堅鞍。著深紅外套。無上下著別。冠形殊詭。無定製。(中略)其陣營與敵相距遠時。加里波的常伸張其肢體。仰臥天幕中。敵近時。則躍跨馬上。號令軍士。時爲農夫。以偵敵情。多坐高丘上。以望遠鏡。窺察四周地勢。喇叭一鳴。傳出陣之令。則羣起加鞍轡於戰馬上。進軍令。率先一日定。出發時。一軍皆不知當赴何地。其號令務爲簡便。謂之爲一

軍之將。不如謂之爲亞美利加土族酋長也。顧加里波的行軍。猝遇危險時。泰然不稍動。其行事機敏迅速。三軍之士。望之若神焉。

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八日。意大利全國代議士百四十五人。集於羅馬會堂。議獨立事。加里波的方病。扶掖而至。臨席演說。意欲罷法王（即天主教教主）政權。而建共和政府。最後厲聲言曰。自今以往。吾輩非孤立的。羅馬市民。當勿自忘其爲合衆的。意大利國民也。語語皆含熱淚。聞者感動。乃定共和政府假設之憲法。

獨立之報。傳於歐洲。法奧西三國。咸謀干涉其亂。法國以保護法權爲藉口。遣兵至意。加里波的聞之。請於瑪志尼。假與一軍。直趨捏布爾。以蹙法軍。瑪志尼不可。加里波的曰。今敵國內侵。吾若不早爲之備。設一旦羅馬僧侶。應三國之軍。而迫我。悔何及乎。瑪志尼因別有所計。不用其言。

法將奧特諾。將兵數萬。入意大利。所向無敵。猝迫羅馬府。加里波的據卑拉馬宮殿。伏兩翼以待。侵晨。獲一斥候。麾於戲下。斥候戰慄。伏連呼乞命。加里波的笑顧左右曰。虜在我足下矣。乃貸其生。法軍漸集前門。將進薄二門間。行未半。兩翼突起擊之。